

H. 43

第四十一期要目(十二月十日出版)

吳佩孚出山問題(集體寫作) 陶百川

第四期抗戰的展望(集體寫作) 曹一

胡秋原 王龍章

張友聲 李光甫

馮國璋 伍人

吳佩孚與中日戰爭的衝突 李作德

歐陽日與中日戰爭的衝突 陳德海

科學與日人的人生哲學 澄宇

享利特的人生的哲學 奧格爾

歐洲的混戰 基督科學報

上海西尼在抗戰中(政治情報) 記者

阿比西尼亞(政治情報) 記者

信不信由你(政治情報) 記者

血路

每星期六出版

主編 陶百川

編委會 楊家麟 王龍章 黃旭初 陶愚川

總經理 重慶五福街五十三號 重慶珍珠市大東書局

零售五分 預定三月六角 半年一元 全年二元

本刊已由黨政機關登記



吳佩孚出山問題

陶百川

敵人佔領武漢之後，就想替中國組織偽中央政府，並由於土肥原一派的推荐，想起用吳佩孚做偽中央的偽總統。於是吳佩孚的出山問題，遍傳於平津港滬之間。

吳佩孚在曹錕時代曾任北洋系總帥，與舊軍人極有淵源。又因他自比關岳，私德可風，直魯豫一帶的民衆，對他頗有好感。敵人因為梁鴻志(南京系的大傀儡)王克敏(北平系的大傀儡)之流，不足收拾淪陷區的人心，所以想到了這位老「好人」。又因土肥原一輩正與寺內喜多等爭奪淪陷區的支配權，所以反對王克敏而主張起用吳佩孚。同時，吳的左右如寇英傑江朝宗等頗思獲得一官半職，以煥發其志，所以一方面勸吳出山，一方面代吳與土肥原左右接洽。據未證實的消息，吳佩孚本人曾一度心動，然據最近各方面的情報來看，吳佩孚大約不致入敵人和他左右的圈套。(參看本期「信不信由你」)

吳佩孚何以突然拒絕出山呢？大約由於這幾個原因：第一，吳佩孚富於國家民族思想，從前所以一度心動

，是誤信敵人沒有領土野心的宣傳。現在敵人拒絕他練兵三十萬的條件，吳乃恍悟於敵人的目的不僅在反對某人和某黨，而是在永久佔領我土地，臣役我人民。第二，吳佩孚近七八年來很推崇蔣委員長，而蔣委員長也很愛護吳佩孚，據最近外電所傳：「重慶方面(國民政府)有電到津，專人轉送吳氏，對切勸勸弗爲日本利用而失歷史之尊榮；吳頗爲所感」。第三，吳夫人張氏也是一個讀書明理的人，她勸吳氏不可出山；據說吳夫人最近曾爲吳氏算命，算命者說吳如出山即有殺身之禍，所以吳夫人更不放她丈夫上台。第四，喜多寺內一派主張維持王克敏，反對起用吳佩孚；他們說吳氏剛強不易駕馭，若爲緩靖地方起見，至多祇能用他來主持軍事，不可付以全部軍政大權。喜多這說法，對敵人自很動聽，而吳又不肯屈居王克敏之下，所以土肥原的計劃一時不易實現。王克敏本已表示消極，近又突然積極起來，這是吳佩孚不出山的反映。

如上所述，吳氏最近似不致出山

。然北平是個什麼地方！北平是敵人鐵蹄下的魔鬼世界，吳氏住在那裏，總難令人放心。我們希望吳氏能本過去的剛毅精神，不爲富貴所淫，不爲威武所屈，爲民族保人格，爲個人保晚節！

同時，我們深信敵人所以要吳氏出山，是因為相信他能替日本收拾人心；而吳氏所以能收拾人心，是因北方人民崇拜他的私德和精神。吳氏一旦出山做全民族敵人的傀儡，吳氏的私德立刻會破產，吳氏的精神立刻會喪失，而人民對吳氏只有惡感，不會再有好感，那時吳氏既不能收拾人心，敵人更何愛於吳氏！所以吳氏不出山固是中國之幸，吳氏即出山於抗戰前途也不會有什麼了不起的影響。這是我們所當深切認識的一點。

編者與讀者

本刊問世快將一年了。回顧前塵，自有許多不能滿意的地方。今後應該怎樣改進，希望讀者不吝賜教！我們竭力想把本刊變爲讀者自己的園地，把願讀者不要讓它荒蕪。這是一項苦悶的工作。青年們有些什麼苦悶？(一)對三民主義青年團有什麼希望？(二)軟性文與硬性文，本期的材料，軟性文與硬性文，在比例上配備得還適當。不知讀者以爲何如。



第四期抗戰的展望

集體寫作

本刊前曾徵求時賢對於第四期抗戰之意見，在上期出有「第四期抗戰的展望」的特輯。現又陸續收到胡秋原先生等數人來稿，因再出一個特輯，以第四期抗戰問題之重大，當為讀者所管許吧。至文中所討論的，仍為上次四個問題：即（一）在第四期抗戰前中日有講和的可能麼？何故？（二）在第四期抗戰中敵人將以何地為攻擊的目標？雙方鏖戰之可能的形勢若何？（三）抗戰延長下去，中國最壞的情形可以到如何程度？倘若如此，最後勝利還有可能麼？何故？（四）為了最後勝利，目前應努力的是些什麼？

（讀者）

胡秋原

（一）今天日寇想和是事實。但日寇和的條件是：斷絕今後中國抗日的可能，在軍事上以所謂非武裝區，在經濟上以所謂經濟合作，在政治上進進漢奸及親日派與夫扶植偽組織，使中國無反抗可能。否則日寇也不會和。和將使日寇轉土重來，而我們則土崩瓦解。這是不能接受的。而且，即使和有一「約」，戰事仍不能免。不僅日寇仍將利用所謂保安隊之類來騷擾，而我軍一有和訊，紀律決不能支持。老實言之，今日只有拖，拖戰；在我們不能以更強的力量反攻之前只有拖之一法。

然中國也絕無和的必要。今日一和，全功盡棄。況且，敵人不利於再戰，實際已成強弩之末，今日一和，是日寇收全功；而我們所得者，是一朝不保夕的偏安。若我們拖下去，日寇一日不復員，日寇日日在戰爭中，經濟困難日益增大，日寇足以敵

國內支持戰爭的對象愈少，公債來源亦必減少，而同時日寇所受國際壓力愈大，而我們即可利用此時間組織新軍佈置反攻。我們一日不和，日本一日未勝；而只要我們戰鬥力未全消滅，我們就能拖。

（二）目下日寇仍將攻長沙。最近鄂境敵軍有後撤他調之消息，一部分或將增援九江方面攻南昌。因如日軍不能控制武漢南昌長沙，則敵人在鄂境西犯極為危險，一部分亦有增援粵海進犯可能，或則伴攻桂境，以分我之兵力。保守粵漢綏防衛，仍為我們之基本戰略。

（三）最壞可以壞到這樣，也不過這樣：（甲）軍事上蘭州西安成都貴陽南寧都被敵人佔領。（乙）政治上過去不當漢奸的也當漢奸。偽組織甚為熱鬧。但這只要我們鞏固統一抗戰到底，我們還是有

最後勝利。我們要認識此次之戰，是死裏求生之戰。這最後勝利關鍵在於三種力的對比：一，中國；二，日寇；三，列強，特別是美俄。如我們拖到底，縱使我們失去了全國重要都市，但以我們土地之大，總還能保守一二都市。有這條件，我們總能武裝十萬到二十萬的現代化軍隊。倘若如此，我們拖戰下去之結果：（一）日寇國力相對減弱；（二）中國國力相對增強；（三）美俄國力相對增強。假如我們將中日及美俄用於遠東力量為一〇〇，本開戰前日寇國力為四十五，中國國力為廿五，美俄能用于遠東力量為三十。在這情勢下，國際援助比較困難，因日寇仍能威脅列強。但拖下去以後，日寇必急劇減少以至二十，中國一面抗戰一面建國只

要減至零而還能保持一，美俄將強至于七十九，這樣下去，只要我們不成爲零，依然能在最後與國際力量合作說話之時。最壞只要還在最後保持一定的軍力，我們仍能在最後與國際力量合作擊退日寇。沒有這樣慘苦支持的決心是不行的。不緊硬塞打死仗是不行的。

（四）先說我們要努力的目標：

（甲）盡一切可能，使民心士氣奮發；

（乙）盡一切可能，使我們能多打幾天，其目的在：（A）多消耗敵人力量；（B）掩護我們在後方乃至於臨時後方訓練新軍，增多生產；

（丙）盡一切可能，多開西南西北通路，具體言之，新疆與蘇俄，雲南與安南及緬甸；

（丁）盡一切可能，使敵人佔領地不能穩定；

（戊）盡一切可能，使一切的事能迅速有效。因此，最重要的可以略舉如下：

（一）政府更加公明，集中人才，嚴明賞罰，

續作記。

(二)黨政領袖更加刻苦奉公，以身作則。
(三)擴大兵役。人人有服役義務，其不能服役者，正式納免役金。服兵役者，其家屬給以一定撫卹，受國人之尊敬。優待壯丁，自精神生活以至生理生活均充分注意。要人子弟宜服兵役，為天下倡。

(四)擴大生產。不服兵役者，一律須參加生產。首先實行節約，特別是動力及五金。如重慶之電力，絕對可省一半，如此一個重慶可變兩個重慶了。其他一切五金，無關軍事及生產者，絕對禁止使用。又如報紙，也可以合併，在別處增加。而小汽車大可停止行駛。其次，集中資本，獎勵生產。人民舉辦生產事業，政府負絕對保護之責。第三，一部分古物不妨出售，邊者利權不妨讓與，以換得更多之軍火及機器，加緊生產。而最緊要的，由大處着眼，小處着手。一萬萬萬元可建設，五千元也可建設。智識份子必須強迫其參加和組織其生產。
(五)停止一切不必要之建設事業，集中力量，完成國際通路。

(六)整飭外交陣容，整飭國內言論。
(七)在敵人後方擴大義勇軍運動。須有松柏鐵石之資的人物。風頭家野心家及張皇家未能付以此任。省主席及縣長不得離開所治地，須切實做到。
(八)國民黨必須充分健全起來。首先中堅幹部必須無條件團結，區分部會議必須恢復。并集中人才，提高黨的力量。使一切人才集于黨，一切權力集于黨。上層領袖須少說話，多做事，負責任，不牢騷。

(九)加緊訓練青年及軍事幹部。速成人才及高級人才均須加緊切實訓練。

(十)發揚民族主義。科學精神。克服地方觀念、黨派觀念、權威思想、無理思想。

曹貫一

(一)自廣州淪陷，武漢激退，對日抗戰，已進入新的第四階段。於此期間，中日媾和的聲浪，甚囂塵上，國人一般淺識者流，其意識亦不免懷此遺憾。

實則我們抗戰，在目前已進入最嚴重的階段，亦即我們應努力掙扎獲取最後勝利必經的歷程，戰爭勝利，全在最後五分鐘，一城一地的得失，無關大局，故我們不需要與敵人媾和，而且亦不能媾和。何故呢？(一)敵人對我作戰，現已淪陷入泥沼，彼之所願媾和，固屬當然，且為其一貫的伎倆，如過去的首都淪陷，徐州不守，敵人無不散佈和平空氣，以期解救其危機。但敵人所謂媾和，實欲迫我為城下盟，使我屈服，承認既成事實，以確保其所獲奪的各種利益；且敵人的大陸政策，本在征服我國，縱目前能夠媾和，亦所以喘息休養，俟氣力充足，再行進攻，在此種情勢下，中日絕無媾和的可能。(二)我們本為反抗侵略而抗戰，和平固所素願，但在今日而言媾和，只有敵人將其軍隊完全撤除中國領土之外，不復要恢復滯留事變以前的狀態，而且更須恢復九一八事變以前的狀態，祇有如此，我們方可與其言和。簡言之，即我們與敵人媾和，須為平等而非屈服。(三)本上述兩種理由，敵人縱能讓步亦屬有限，尤其恢復九一八事變以前的狀態，絕不可能；反之，我們必定要堅持此種條件，否則即喪師失地，辱國喪權，屈服於人。這兩項相反的布望與條件，如何能使其接近一

既不能使其接近，所謂媾和，亦祇人們心頭的一種幻想，終必破滅無疑。所以在目前的階段，中日媾和的可能性，可說是毫不存在。且我們為求國家的獨立民族的生存，全在最後的努力，亦不需與媾和。

(二)媾和既不可能，戰爭祇有繼續進行。然則在第四期抗戰中，敵人將以何地為進攻的目標？依我個人的拙見，敵人今後進攻的目標，主要的有四：(一)打通粵漢路：南由廣州北上，北由岳陽南下，敵人的目的，原在隔斷我們國際交通路線，由廣州的佔領，此點可說已經達到，更由於此路的打通，則東南沿海半壁河山，可說完全在敵人控制之中，至少在浙閩贛各省的國軍，與後方失掉聯絡，而減少其抗戰的主動力量。但此路的進攻，以我們兵力配置的雄厚，與天然的地理形勢，敵人非花上莫大的代價，不能實現其目的，尤以湘粵兩省民氣強悍，素稱健戰，民衆自衛衛國，與正規軍合作，必到處予敵人以嚴重的打擊。故在此處，敵人已遇着硬敵，而且在山岳地帶作戰，機械化兵器亦將失其效用。其次戰中心地，一在韶州，一在衡陽，尤以後者為敵我所集全力必爭的據點。(二)進攻蘭州：目的在遮斷我們西北國際交通路線，其進攻路線有二：(1)由潼關進以西安至蘭州，(2)由包頭經寧夏至蘭州。以前者言，潼關為敵人拚命死守的據點，敵人如過風陵渡而至潼關，則沿隴海路西下，西安垂手可得，蘭州必告危急，故潼關為主要的爭點。雖然，敵人圖渡黃河，不經潼關，在冬季黃河結凍時，由陝山交界其他各處均可，故不宜祇注意潼關，其他沿黃河之陝山交界處，亦須以重兵扼守。以後者言，此條道路，比較荒涼，不易

行軍，敵人恐亦不置重於此，但包頭榆林等地為重點，防守不宜疏忽。(三)進攻廣西：沿西江西上，北趨桂林，西上邕寧，目的在衝破西南的心臟，遮斷西南國際路線。以梧州為主要爭奪點，敵在陷落廣州後，此或為進兵目標之一。但廣西民訓極好，且在西江下游有重兵扼守，敵人企圖恐不易實現。(四)進攻荆襄：目的在保衛武漢的安全，或由此震川入陝，襄陽江陵兩地為主要的爭點；但武漢外衛，我均伏有大軍，敵人進展極難。綜觀上述各點，第四期抗戰的戰區，南及粵桂湘鄂，北至豫陝寧甘晉，實為抗戰以來之最全面且最廣袤的。

(三)如此抗戰下去，我們雖不能說制勝有絕對把握，但敵人想達其目的，以我們主動地位的戰術與山岳地帶的優勢，必較以前三期的戰役中要增大其困難與犧牲。且謀其可能，即我國到達最壞的情形，無非任敵人打通粵漢路，攻陷西安，進兵荆襄，佔領梧州。過此再進一步，佔領蘭州，侵入昌桂，已不可能。果此，則於我們抗戰，毫無防礙，敵人企圖斷西南西北國際交通路線，仍不可得。我們軍火武器與物資，仍可由國外源源不絕的供給，即我們抗戰實力，仍可繼續補充，與敵人作戰到底，卒致其精疲力盡一敗塗地而後已。同時國內的經濟實力亦可支持，決不致於危害抗戰。因四川，甘肅，青海，雲南，貴州，廣西，川邊與新疆等省的經濟開發，足以自給支持對日抗戰而有餘。故在第四期抗戰中，我們即在最不利的程度，亦無非多失些地方，較諸目前並不遜劣許多，我們仍可得到國際的同情與援助，國內人民亦能忍受痛苦，抗戰終能勝利。

(四)但為求得最後的勝利，國人應盡一己應

有的努力。無疑的，第四期抗戰，為我們抗戰最嚴重最困難的階段，所以我們亦唯有特別的加緊努力，然後才能渡過此種難關。目前應當怎樣的努力呢？(一)加緊生產：戰爭為最大的消耗，農工各業須加緊生產，以應抗戰需要。(二)節約消耗：節約無用之物資金錢，俾轉移為國家之用。(三)踴躍輸將：一有錢出錢，有力出力，「現在到最後關頭，凡屬國民，均須實踐力行」。(四)安插難民：即以爭奪戰區的人力物力，用為抗戰資源的補充。(五)加強戰區工作：對於淪陷區內民衆的組織，游擊隊的配備，應特加注意，庶能運用靈活，為擾亂敵人消耗其實力之用。(六)調整外交：外交方面，應更加努力，以擴大國際同情，藉孤敵人。(七)調整內政：行政機構與行政效率，應加改正與精進，俾適合戰時緊急需要。以上各端，為我們目前所應盡努力的，必政治經濟與軍事互相配合，才能共同協助，求得抗戰的最後勝利。

張友鸞

(一)過去有一位英國新聞家說過，中日是不宜而戰，將來一定不宜而和。這話頗有道理。敵方在每期戰事結束之後，總得造出和平空氣，事實上他已疲乏得難於再打下去，可是他以戰勝國的態度所提出的條件和條件，又豈是我們所能接受。不成問題的，我們要抗戰到底，敵方再勝下去是不會再要求我們談和；我們勝了哩，把敵人驅下東海，何必談和！無論是我們退到新疆或是敵人丟了朝鮮，談和總不是容易的事，將來也只有「休戰」，沒有一「講和」。我們不反對言和，却沒法容受屈辱條件，因為那是投降呀！真一真有和之一日，那除非敵方趁此尚未整個崩潰之時，收拾野心，然而這

未必能辦得到。第二次國民參政會五件擁護長期抗戰的提案，是在廣東武漢陷落和平空氣瀰漫時而全場通過，這代表民意的機關表現的如此堅強。英大使在某地謁見蔣委員長，人人以為他會調停和議，他在重慶向人說：「我見到蔣將軍從各方面列舉中國必勝的堅強證據，只有他說我聽的機會，根本上我說話便不多，何況是還使他聽不入耳的講和！最高領袖的態度由此而見。目前及最近的將來，除非淪人受第三者的強力壓迫，講和是談不到的。」

(二)第四期抗戰中，敵人的目標已逐漸明顯。在武漢附近，敵人守著幾個據點用做屏障，其餘的部隊都撤走了，粵漢路上是不會再有什麼驚人的大戰。敵人目的在切斷我們的軍火路線，所以第三期抗戰的尾聲，乃是敵人由廣州直趨到深圳。第四期戰事，敵人不是北犯蘭州，便是南犯桂林。這兩處的進軍都非常艱難，敵人不是去打仗，而是自己去掘墳洞。在武漢被圍之時，我方各路調動大軍，而駐在西北角上的，却不會走開一兵一卒，即為第四期作戰之準備。那邊實力之雄厚，地方之險要，大約敵人總得再增加五師團人馬上去才够一戰，敵方能分配這麼多馬上去嗎？敵機不斷的轟炸桂林，是想切斷我們西南路線，然而西北方面敵機就不敢去。我們飛機大本營在XX，敵機已經有兩次在那裏全軍覆沒了。(共有三四十架)西北戰事發生，才是我空軍發揮雄大威力之日，基於這一點上，我方勝利的把握也加大了。天氣寒冷，拿破崙敗於莫斯科，一半因為餓，一半還因為雪。若當此冬季進兵，敵人會不踏拿破崙之覆轍，真沒有人相信。西北比不到東南，東南富庶，堅壁清野不太容易辦到，所以時常造成資源以限的局面。到達西北，敵

章龍王

本刊上一期和這一期，先後載有「第四期抗戰的展望」特輯。時賢們已經發表許多精闢的意見。我現在願就「爲了最後的勝利，目前亟應努力的是什麼」，略述一些個人的觀感。

轉戰數千里，糧食運輸極其困難，向前進一步，便是自扼其喉更緊一手，我們說他到西北去自掘墳墓，不能算過度形容。至於敵人南犯桂林，先得打通廣西西部，否則即須穿過瓊州海峽。因爲民氣激昂，民間武裝整齊，在廣西西部敵人將感到步步荆棘；穿過瓊州海峽，恐怕法國有些就心，不免要有不利敵人的結果，這條路也很難走的。等着罷，這第四期戰事結束之期，也許即是敵人總崩潰之期。

(三) 我們準備着一直吃敗仗，一直退到新疆或西藏，那時無論如何敵方不能再進了。只要我們的軍事主力還存在，有一寸土地打一寸土地，敵人一日不能安住在我們的領土上，敵人便有崩潰的一日。敵人所占領的幾個要點，前後左右都還有我們正規軍和游擊隊包圍着，我們決不能說敵人佔領的土地是我們已喪失了的。我們與敵人爭持的是一「時間」不是「空間」，敵人在「空間」上勝利，我們在「時間」上支持，等到「時間」上敵人掙扎不過去了，「空間」便無問題而將總勝利交與我們。再有一個不好的疑慮，便是說我們的「精誠團結」會發生動搖，這是不至於的。幣制也無問題，我們的準備金根本存在可靠的地方，不會發生問題的。

(四) 我們現在所應努力是什麼？籌餉籌兵，這是民衆所應出錢出力的。一切議論，只基於此。政府如何用餉，如何用兵，我們以之託付政府，更不須多所疑慮。

在這四個德文題中間，我認爲最應注意的還是第四問題。因爲前三題，可以看作是分析事實和推測演變；而後一題，則是補救的辦法。如果補救得好，補救得快，則中日一旦「媾和」，自會能站在較利的地位；「雙防艦戰」，也可處於較優的形勢；就是真有一「最壞的情形」，也可以變成較好甚至不壞的情形。

現代戰爭是「全能戰爭」，換句話說，就是精神與物質能够「化合」，纔配談民族戰爭。這一次的神聖血戰，我們是遇到亙古未有的外患，因此在神聖抗戰中所造成的優點，無可諱言是許許多多；但中國先天上仍存着兩個特徵，我們未能由充分覺悟而盡量利用，因而十七個月來，始終暴露出「政治配合不上軍事需要」的現象。

所謂兩個特徵：一是中國還是一個封建觀念很深的「尊官」的國家。我們雖號稱民國，人民心目中，尊人不是尊重其事業，而是尊重其官階。這與歐美先進各國恰相反。假如我們身居官階地位的所謂「上層人」，利用這點民之所向，能够事事自動提倡，以身作則，所謂「上有好者，下必有甚焉」，則一切抗戰的工作，也許早能收到絕大的效果了。二是中國還是一個小我主義最濃的「重利」的國家。本來，在此資本主義時代，原在競爭私利，但歐美多數富有的人們，國家觀念較重，一遇祖國危急，寧可愛國而不愛錢。中國呢，偷買外匯，遺棄租界，已成了大多數有錢人一定的功課。我們對於人民的私蓄，只好消極的激發其愛國心，宣傳其樂於輸將，固不能強迫其「有錢出錢」，但達官貴人如能激動天良，先肯自動公開或秘密的獻出大數或半數的財富，我們還愁沒錢建設西北西南麼？還

愁有錢買不到軍火麼？

根據這個前提，我擬斗胆提出兩個口號：

- 一、上層作榜樣；
- 二、權富先犧牲。

抗戰以來，我們並不否認一切事業已在有計劃的改進，然並未達到預期的程度。今後如果能由上層真正的做「爲民前鋒」，我隨便說出幾點，馬上可以轉移成另外一種新的風氣的。例如：兵役問題不是說已發生困難了麼？要人的子弟，若也肯去應徵出征，則壯丁逃走的情事，定可減少，而且定會有人也去樂於自動當兵的。節約運動不是說還未收到實際的效果麼？政府大員最好首先就要把日常生活緊縮起來。「朱門爛肉臭」，私事也坐汽車……等要不得的舉動，最好在此抗戰期間不要發生。行政效率不是說要加速度的增加麼？常務次長，主任秘書就得先要準時辦公，奉公守法，小職員們必然不敢再有「在辦公室內下棋睡覺的笑話」。……把全國各部門各階層所能匯聚的力量，反映到軍事上去，那就是「軍事政治打成一片」。此其一。

曾經有人說過：中國私人的財富，可以抵償中國全部外債而有餘。我願建議：現在開發西北西南的資金，可由官民合辦，權富們應本良心的自覺，每人拿出半數（能多更好）家產，作爲投資。這樣，抗戰提前勝利了，他們是富上加富，既不絲毫侵蝕其財產，而且可以保持其權利。此風一開，到底底是感情的動物，民間的富翁們，必會起而響應的，因爲他們以爲政府要人肯去投資，必定是一種可靠的實業了。這是增加物質力量來保國保家的美舉。此其二。



滇緬鐵路與中國前途

李光甫譯

自昆明到緬甸的鐵路，現正由中英雙方同時興築中——緬甸方面由英國承造，中國方面由中國承造。大約明年年底，可有通車希望。目前滇緬公路業已通車，中國軍火多有自該公路運來者，將來鐵路建築完成，抗戰前途格外光明。（參攷本期「信不信由你」）。本文原載密勒氏評論報，對於滇緬鐵路的過去現在和將來，有詳細的敘述，可以幫助讀者了解該路的歷史和關係。（譯者）

這條聯繫中國和緬甸的「朝貢大道」聽說最近已經完全「現代化」了。這條新路的建築，一方面中國是重新來注意這條中亞交通要道；同時在另一方面，由於現實的需要，海外的軍火可由緬甸的仰光上陸輸入中國。無論如何，這是將來中緬商業的開始點。

對於這條路的真正途徑，有各種不同的說數。有許多報告說，這條路在中國方面的終點是在昆明，在去年七月前已築了三七〇公里，通到滇西的下關。但從下關以下的路徑，各方的說數就不同了。根據最近中國方面的報告，這條路將終於緬甸鐵路的終點密芝那。但是現在又完全變了；這條路的終點是在孟厓，是緬甸鐵路東支線的終點。

近年來，緬甸國內對八莫一站的運輸，競爭甚烈。緬甸向雲南的出口貨，大部份是由仰光水運至八莫，再入滇西。但自從緬甸鐵路展長到密芝那和孟厓後，陸運發達；所以輪船公司和鐵路公司間的競爭，非常劇烈。後來緬甸鐵路改為國營，雙方才於業務上實行合作。四年前在密芝那新設得卡一所

雖然密芝那的對華出口貿易遠不如八莫，因為欲將八莫與騰衝間的商業轉移到密芝那至騰衝一線，所以不得不將八莫的商情漸漸沖淡，以榮密芝那。近年來在緬甸上部大大的築路，就是這個原因。

以上是緬甸東部的情形。直至最近，中國商業軸心已移至內地的西南和西北。在戰事的起初，日本即封鎖中國東海岸及揚子江；繼以不斷的轟炸，威脅廣九粵漢路的交通。最嚴重的，就是去年十一月中，法國屈從日本的請求，禁止滇越鐵路輸送軍貨。在事實上中國目前急切的需要是尋出一條與西歐接觸的出路，所以不得不重視向中亞細亞的路線，因此就不惜以全力重新修築他前朝的中緬交通線。自從西北公路開通以後，蘇聯的接濟，在二星期內即可由新疆經蘭州而達成都。聽說現在正趕築由四川經新藏入西藏的公路，預備經過打箭爐，從此超越重別山谷（譯音）即可抵達印度。在西南方面，這條古老的「朝貢大道」已經現代化了。

前途的障礙

這條現代化的道路，是由昆明西經下關，保山，老陵入緬甸的孟厓，而後至緬甸鐵路東支線的終點——孟厓。全路共長七六一六公里。從孟厓有鐵路直達仰光，計六三〇公里。所以由昆明至仰光，公路和鐵路共計一三五〇公里。自孟厓至保山一線，高度都在六千尺以下，所以路面傾斜並不厲害。但在滇西各路，因為山勢峻峭，又有急流橫貫其間，所以困難較多。

這條路是一個巨大的建築，而且意義深重。雖然行路不便，但是日軍的空襲亦不易，而是中國與歐洲目前最重要的捷徑。這不僅表現了中英戰時商業上的合作，而且樹立了英國對華商業的新根據。這條新路，或者要另闢支線，將由八莫抵開川，然後整個中國的西南。

我們不能忽視這條路的許多缺點，這條路是匆促間修成的，雖然先後動工幾達十五萬到十八萬人之多，因為他們都不是熟練的民工，又缺少新式機械和用具，所以路甚不固。如果一到六月份的「雨季」，很有許多地方有塌倒和沖毀的危險；有許多橋樑，或因山水暴發而沖毀。同時每逢雨季一臨，滇西「瘴氣」病流行，死亡可怕。有一處地方，原有居民約二十萬，因為十年來為這種可怕的疾病所侵襲，現在祇剩二萬人口了！這是如何驚人的一個消息？此外山間時有土匪出沒，聽說最近已較平靜。但是這種困難決非一朝一夕可以克服的。

反過來說，這條路除了有國際上的保障外，還有其本身天然的困難，所以日人決難轟炸。該路經過極深險的峽谷，越過澎湃的怒江和瀾滄江，蜿蜒盤繞在險峻的山嶺中。尤其在保山至昆明一段，山峯之高都在八千至九千呎以上，路臨四千尺筆直的



歐局與中日戰爭

LEMMUEL F. PARTON
李作人譯

以東方的政治理論作基礎的中國的命運，是決定於歐洲的政局的。歐洲平靜的時候，列強總是無顧忌的覬覦中國，在豐肥的中國原野上互相逐鹿；等到唐寧街和魏曼街瀾漫着緊張與恐怖的气氛時，日本便發動所謂新的聖十字軍，企圖在亞洲大陸上奠定永久的「和平」的基礎。

中國的自力更生的政策，是從過去七年的經驗中產生出來的——七年前，日本看透了歐洲的列強大多自顧不暇，無從援助中國，他就逼着武力，使滿洲脫離了中國的本部。

日本嗣後的幾次侵略，亦都與歐局的緊張時期相呼應。當歐洲遭受着空前的經濟恐慌，日本的軍隊就大踏步地侵入熱河，並越過長城而走進華北境內。

當英德爲着阿比西尼亞問題而臻至決裂的時候，日本的參謀部正在把他們的侵華軍事計劃，作最後一次的修正，後來這個計劃果然實現，而中日戰爭自發動以迄今日，已達一年零幾個月了。

歐局與中國命運之有着密切的關係，已如上述；嗣後德日議防共協定成立，這種密切的關係便顯得更爲密切。

歐洲每一種新的發展，均足加強中國人的信念，使他們明白欲謀自保，唯有重振本國的重備，放棄去項不愛尚空談。這種自力更生的政策，年來確

有極大成效，但自一九三七年七月開日本發動侵略戰爭以後，便受到嚴重的打擊了。

然就目前情形看來，無論是中國或日本，都不能漠視歐洲的事變。他們都知道自己雖然不想捲入歐洲的漩渦，事實上亦決難辦到；他們又都知道歐戰如異爆發，他們的命運將受極大的影響。

當希特勒向布拉格下最後通牒的時候，日本真能觀風辨色，立刻發表他們對於德捷衝突的立場。北時外務省的代官人曾經說：「必要時，日本將絕不猶豫的參加戰爭，藉以履行他們在反共協定中所負的責任」。

一年前，日本各報紙對於所謂防共協定，會歷加猛烈的攻擊，然而我們知道，這些報紙是慣於奉承當局的意志的，現在當局既已明示其立場，他們亦就異口同聲的說：日本與法西斯同盟國之間，是存有一種永不磨滅的情感了。

日本某報更以直率的態度告訴我們，日本爲履行「責任」起見，在未來的國際戰爭中間，當進而保護德義的遠東利益。

日本不願意歐洲發生「任何種」戰事，但如果戰事不可避免，他們都希望勝利在德義一邊。——該報如是說。

該報又說：日本在遠東方面，當以制止反德義國家的活動，這不僅是日本的同情，同時亦是日本

解，氣候寒冷，雖有飛行家的設備，亦屬困難。雲霧極重，飛行是格外困難。這是中國的「後門」，日本軍隊亦真可如何的了。

中國的工程師們。正在研究將中緬的交通途程縮短至五天。這完全要在管理和路面的修築方面改進。回想從前單由昆明至下關，需時三星期之久，現在新路修築，在晴天祇要二天，雨天則三日即可到達。即以現在笨重的運貨車來說，自仰光由鐵道至密芝那，轉入公路，到達昆明，需時約十天。而在從前由八莫至昆明祇需時六星期。今昔相較，真不啻天壤！

中英合作的前瞻

我們不能忽視這條新路所啟示我們的中英合作。中國官方曾經說過，惟有英國的製造業者，能實行中英戰時商業互助的合同。戰事開始以來，由香港運入的軍火，據官方的公報發表，自去年六月至今今年一月底，由英國運入者共計一三四·三三八萬鎊。更由最近的報告，今年二三兩月，由英國運來者較前增增二倍，共計二〇四·九〇八萬鎊。英國同時亦允許其他各國供給中國政府一切的物資。以前的香港，今日的仰光，都是共同的進口。仰光無疑可以因此繁榮，而中緬的商業亦將因此得到緊密的連繫。

這條新路啟示了無限的前途。回溯一八七六年的時候，仰光商會曾竭力贊助由八莫經鐵路至四川的企圖。這個計劃雖然在一九〇三年放棄了，但是到孟庫的鐵路終於完成了。在中國的西南交通網計劃中，聽說滇緬鐵路正在進行，此外滇蓉之間早已通了公路。這何話說，這種海峽，與明顯的洪成

的義務。」

但日本官方與非官方的論調，表面上雖似非常鮮明，可是歐戰如果真的發生，日本所走的路却仍在不可知之數。

日本說不定會聯合着法西斯同盟，攻擊全世界的民主國家；但同時，日本的軍閥亦說不定會運用巧妙的手段，對歐洲戰事採取旁觀態度，藉以獲取中立國所有的一切利益，而無須担負中立國所負的一切責任。

假如日本當局決定要參戰，他們的第一個步驟當是整個奪取列強的在華利益與財產，並把英國逐出「太平洋上的直布羅陀」——香港。

日本不怕英法反對，英法的反對並無多大效力。在世界大戰中間，他除了奪取列強的在華權益與佔領香港以外，說不定還想因自己的犧牲而榨取無窮的酬報。

日本的最大問題，當是怎樣才不會開罪蘇聯及美國。這個問題看似非常困難，其實却很容易解決。因為，就目前情勢而論，這兩個太平洋大國是都不願捲入戰爭的漩渦的。

東京方面深知日俄終將以兵戎相見，莫斯科方面亦具有同樣的感覺。但俄國的軍事當局却又覺得，假如蘇聯真有戰勝的機會，則一年以後再和日本作戰，勝利的機會必當更大，因為那時候，日本由於對華作戰的關係，國內的資源勢將消耗殆盡了。

至於美國方面，只要那些異想天開的和平主義者與孤立主義者繼續支配美國的輿論，日美之間的和平便一日不會中斷。

有人認為歐洲如果發生戰事，日本決不會捲入

漩渦，這種推測，說不定更合情理，原因是，日本保守中立後所能從交戰雙方攫取的利益，當比參戰後所能獲得的來得大。

英國因為忙着應付歐洲的事變，自願對日本作若干新的讓步，作為他採取中立態度的代價。要是法西斯集團戰敗了，日本亦可從精疲力盡的戰勝國那邊，討得若干便宜，作為他出賣反共同盟的酬報。

至於中國，歐戰如果真的發生，目前的處境自然比較黯淡。國民政府因進行抗日戰爭而需要的軍火，汽車，飛機，燃料，以及鐵路器材，百分之九十都得從國外輸入。

即就現在而論，外國輸入中國的軍火仍極有限。維克斯、斯高達、以及許尼特等兵工廠，雖明知以軍火輸入中國是有利可圖的交易，可是他們對於本國的需要，却不得不儘先設法供給。

假如第二次大戰的警鐘響徹了歐洲的戰場，中國就只好憑藉本身的力量——說不定蘇聯還會給些助力。蘇聯之願意給中國以軍事上的援助，原是不成問題的；然中蘇之間，却只有兩條公路，路面既壞，且易受敵機轟炸，若說一百餘萬軍隊所需要的軍火都得靠這兩條公路來運輸，事實上一定是不能勝任的。

唯一有效的援助，祇有蘇聯的軍隊從外蒙伸入滿洲與華北。這種軍事行動，不消說會迫使日本的軍事當局放棄長江流域，派兵北上增援，而給中國以整軍經武的機會。

但一般看慣戰神之恫嚇的東方觀察家，却都深信蘇聯即使要和日本作戰，至少亦得在一年以後。

(接六五三頁第三排)

仰光為「東方的利物浦」，一如英國多年所夢想的。這條仰光——昆明——成都的路綫一通，給緬甸和英國有對四川商業的最大可能性和利益。近百年來，英國的竭力經營印度邊界和緬甸，這是一個最大的原因。亦無怪英國政府現把握住這個機會了。現在不管揚子江的被封鎖多久，這條四川——雲南——緬甸的路綫，是他將來的替代者了。

連繫着其他幹綫

這條以軍用為目的的中緬路，並非僅僅終於昆明而已，而且接連了西南一切最近發展的路綫。這三個省間公路的工程和材料都比較的好。此外更有若干鐵路計劃，在進行中間。

雖然我們對於這條緬路效率不可完全樂觀，但也不可不認識其重要性的所在。他的直接價值，就在軍火的輸送。從歷史的觀點而言，這條公路的建築，是復興亞洲內陸的商業要道，同時展示了英國向外發展的新途徑——由印度直達長江的發源地。因此，中日戰事亦將轉入一個新的面目，因為它支持着整個中國抗戰的前途。(完)

當前的環境雖如此艱苦，可是堅定的中國人士却並不覺自己的前途，業已到了山窮水盡的地步。蔣介石將軍對於那以後大戰中所需要一切的彈藥，軍器與燃料，早就有着充分的準備，這是誰都知道的事實。

依據我們的預測，任憑歐洲的局面如何變化，中國在明年春季以前，儘可以應付任何種大規模戰事；至於明年以後，不是俄國會起來打擊日本，便是日本與英法之間終將難免於一戰。(譯自華盛頓郵報)

英美日在華權益的衝突

伍德海著
沈逸君譯

「漢口廣州陷落後，我們的軍事行動即將進至一個新階段，在這個階段裏面，我們可有更多的時間來解決別一些問題，而解決這些問題的時機，不久就會來到了。」

前時，作者曾詢問近衛首相：「上海的公共租界能否恢復常態？假如可能，當在何種條件下恢復？」近衛的回答，便是上面這幾句話。

現在廣州武漢已經相繼陷落，日本首相的願望似已可能實現的時期了。我們還記得，近衛曾鄭重否認日本有「破壞英國在華權益的企圖。我們對於英國在華權益絕對尊重，并希望英國能够重新和我們合作，共同開發中國。」近衛不獨如此說，接着又聲明日本政府並未鼓勵過亞細亞運動或大亞細亞運動，爲的是這種運動是在謀黃種人之聯合以反抗白種人，把白種人逐出亞洲。

最近，近衛和日政府其他代理人復屢次鄭重聲明，說日本政府希望第三國採取一種足以適應「遠東新環境的態度」，並「徹底了解正在開展的新局面。」由日本政府看來，假如第三國對於遠東的「新環境」與「新局面」能有更明白的表示，則日本政府的願望的實現，便有更大的可能。然而我們總覺得，就現在而論，日本官方與非官方的見解，總是很不一致，而且往往彼此衝突，因此，若要叫中立國確切瞭解日本的真正目的，實無異乎叫人確切瞭解摸不着頭腦的事情。現在日本官方與非官方的

見解，祇有一點是相同的，那便是，日本願意尊重而且決不損害第三國在華權益。可是我們再亦不能忘記，在此以前，日本早已有過若干次聲明，大意是說日本政府對於第三國的這些權益，或將給以破壞或排斥，以此例彼，現在這種担保，亦就難於使人相信了。

關於第三國在華合法利益，美國國務院在十月六日致致日本政府的抗議書裏面，會有極詳盡的說明。美國政府會把本國在華權益，歸納成爲若干項，要求日本予以重視。美國的要求是：

(1) 凡日軍佔領區內所施行的不平等的權免統制與其他各種統制，足以直接或間接損害美國的工商業者，應立即廢止。

(2) 凡日本所得的任何專利或所行的任何辦法，足以剝奪美僑經營任何種合法工商業之權利者，或足以偏護日本的利益，從而使日本在中國任何區域的商業發展或經濟發展上造成優勢地位者，應立即廢止。

(3) 凡日本在華當局所行的任何干涉，足以損害美國在華財產權及其他權益者，例如檢查美僑郵電，限制美僑的居住與行動，以及限制美商的貿易與貨運等等，應立即廢止。

美國政府在十月六日的抗議書裏面，復特別提到下列這件事情：「美國前在滿洲所進行的各種企業，因受不平等待遇的關係，已大半退出了滿洲；」

因此，美國政府就不能不深致憂慮，覺得中國其他區域內或將「發生與滿洲同樣的情形，使美國的商業競爭的地位受到不利的影響。」

至於英國所受的損失，如果一一列舉，當比美國抗議書中所說的更爲重大。原因是，英國的在華利益與投資，均遠過於美國；並且美國的利益所受到的不平等待遇，多半還是一般的性質，而英國的利益所受到的不平等待遇，却是特殊的，同時且是出諸故意的。

英美與其他中立國的政府，應怎樣對付日本在中國所施行的政策呢？他們雖然採取一種足以適應「遠東新環境的態度」，並「徹底瞭解正在開展的新局面」，亦怎能改善他們的地位呢？日本駐義大使在未赴任以前，即會對德國的某記者說過：「英國的獨霸遠東的地位已經摧毀無遺，永遠不能恢復……新中國的產生，應該是作滿洲第二……關稅同盟（指與日本關稅成立的同盟）已在計劃中……西歐列強的權利非特不會受損害，同時且將因日本的勝利而蒙受其惠」，這種計劃如果實行，怎會不損害第三國的基本利益呢？

前時，張伯倫首相在下院裏演說，認爲英國在華貿易的前途，很有希望，這種解嘲式的樂觀論調，並不能引起多數英國人的同感。多數的英國人只覺得時至今日，英國當與美國採取共同的行動，或是憑着自己的力量，使日本人知道英國的忍耐實有一定的限度，同時復須使日本政府不再含糊其詞，爾用確切的行動來證明她屢次所提出的担保並不是一種敷衍延宕的政策，亦並不想等候時機來摧毀英國的利益至於淨盡。我們認爲這種意見，自有其健全的理由的。（譯自大美報）



科學精神的特徵

陳德徵

陳德徵先生對於自然科學極有研究，前曾為本刊撰文二篇，茲又蒙陳先生寄來「科學精神的特徵」一文，想為讀者歡迎。至於科學精神之定義，陳先生在他文內曾說：「科學精神可以率性兩字概括之；「率性」者，率循人類具有的獨特性格，以發見宇宙性與一切物性也」。故「所謂「科學精神」者，便是「治科學的精神」或「科學者的精神」或是「治科學者的心理狀態，力量趨向和着力點」也」。

（編者）

科學精神的特徵，依我的見解剖析，計有十六項。現在極簡單地逐項說明如下：

(一)動機的發展 追溯科學起源，我們不能忘記人性上的「好奇」和「應用」兩種特性。愛司基摩人有製弓箭以掠海象海豹的力量，有造屋製皮的技能，有養狗採苔的知能；這是說明率人性以展開求知動機之最好的例子。「應用」這動機，展開了科學的源頭，因為要「敬授人時」，所以先之以「應效日月星辰」；巴比倫人因着幼發拉底河和底格利斯河間土地耕種的需要而早知測時的方法。「應用」這動機的効力，着實不小，較「應用」更加重要的，是「好奇」；因好奇心的驅使，科學放了異樣的光彩，而幾時因好奇而排除了怕死的心理，他雖然死於羅馬士兵之手，而物理學和數學上，他却有着奇異的光芒在。不論「好奇」或「應用」，都是求知之動機，這動機，是純潔的，是至公的，是大家所有的，是大家有利的。就以「應用」說，也是基於人性而謀所以適應環境而發生的，並非含有

「個人占有」「自私」那一類邪念，所以這動機之展開，實為科學成就的要素，也就是值得稱許的科學精神的第一特徵。

(二)準備的充分 「凡事豫則立」，「備豫不虞，古之善教也」。這些古訓，可以說明科學精神的第二特徵。一無準備，或準備不充分，都是敗事的因素；治科學者不會不看重那準備時間的。荷蘭的康勃，遊歷了許多地方，採集了許多骨骼，才對解剖學有了很大的貢獻；奧國修道士門得爾，嘗於其早年修道之餘暇，從事培養園藝植物，且應用其算學於各種特性不同種類的雜交試驗，才能以「門得爾律」見重於世。這些是充分準備的好例。而且所謂準備，是各方面的，時間，工具，與條件等，都該準備充分的。不然，以英國哈維先生的富裕，也不能叫他在五分鐘以內，發表其大著血液循環論；沒有望遠鏡光度計算折鏡，天體物理學，那裏會發展到如今的地步；沒有巴伐利亞下條維紀地層石印石中所發見的完全的始祖鳥化石，我們對於鳥類

江山與本性

沈瑜

「江山易改本性難移」，這是一句俗話。凡是俗語，都是時代社會的反映；不是偶然發生，也不是某一個人憑空造作的。這話不知發生於什麼時代。一定那個時代一方面是有「江山易改」的可悲的遭遇，而同時另一方面更有一種「本性難移」的可痛的現象。如果容許我們不據供證據，那我也可以說，這不是南宋時候的產物，也便是晚明宏光時候的東西；早一點，也許是偏安清談的東晉時代的寫實紀錄。

現在，我們的遭遇，逼得我們重新親切地體認到這一句血淚話了。十七個月來敵人的飛機大砲毒瓦斯，強佔了我們中國本部的一半，「江山易改」，在某種意義上講，真是易極了。我想我們在武漢撤退的時候，望望晴川黃鶴，大概誰也會發生「風景不殊舉目有山河之異」的痛感吧！但是，光這樣，雖可痛；倒還不算最可痛；最可悲痛的乃是「江山易改」之下，接着來的是一個「本性難移」！

講到「本性」，本來有好有壞，中華民族好的品性，垂光簡策的，並不是沒有。但是不幸得很，我們現在痛切地感到「難移」的「本性」，却只是壞的一面。這其中，最要不得而又比較普遍的要算「麻木不仁」的一種劣根性。一切「玩世不恭」「吊爾郎當」「飽食終日，無所用心」，「羣居終日，言不及義」，「今朝有酒今朝醉，明日愁來明日愁」……都是從這「麻木不仁」的劣根性出發。因為「麻木不仁」，所以使管火燒眉毛死到眼前，還是天看不動熱視無睹。因為「麻木不仁」，所以儘管國將不國退無可退，還是醉生夢死，發瘋享樂。

我們必須用萬鈞之力，先來移去這個「難移」的「本性」，移去了這個「麻木不仁」的劣根性，我們才好來奪回這一大片「易改」的「江山」。

之起源將會有今日的一些些起碼知識！

(三) 真實的獲取 科學之基礎是事實，科學之目的在真理，所以依憑真實，信仰真實和採取真實，是科學精神中之顯著特點。眼耳鼻舌所接，色聲香味所感，不能算做真實，必求依更精於此的而獲取真實之所在。推理所得，也不能算做真實，必求依事實之佐證而始確信其真實之價值。看看顏色很好，聞聞臭味沒有，嘗嘗不過如此的水，真的是純水嗎？不對，裏面含有無數的微生物，含有不少雜質。樹上有八隻鳥，一槍放去，落下兩隻，樹上無數推算，該有六隻，但是不對，鳥開槍聲逃走的另一事實，證明這種純憑推理的錯誤了。所以科學精神中之真實獲取，決非浮光掠影，也不是瞎子先生的推算，更不是寫字檯上的任意計畫，而是對於接近真理的極度努力。

(四) 精確的企求 科學不僅要確定宇宙和萬物之性，而且要確定宇宙和萬物之量。精確的度量，成了科學的基礎性質；而企求精確，便為科學精神中之主要特點。所以物理學家表示光譜之波長的精確，不得不另創一渺小單位，叫做「埃」，要額一千萬「埃」始成一「毫米」，依據這單位，而表示光譜紅色的一端，波長約八千「埃」，紫色的另一端，波長約四千「埃」，而天文學家要測算宇宙的大小也決不能不另創新單位，如光年之類；所謂光年，就是每秒鐘走十八萬六千三百哩的光每年所能走的距離。這數真是龐大，但和「埃」單位的渺小，却都是因着求真而產生的。這種精神所語誠我們的，更粗疏因循隨便等壞習氣之戒絕，而對於繁複度量之不可忽視。

繁複度量之不可忽視。

除小，越起碼的事物容易被忘却的，却越有真理可以尋到；越起碼的場合容易被忽視的，却越有寶藏可以挖掘。肉眼看不見的菌和蟲，却可形成肺結核傷寒瘧疾鼠疫和貧血病等菌原病和蟲原病，而使幾千幾萬的人葬送了生命；從反面看，却因着這些微末的窮究，救了多少多少被蟲菌侵入的人類。瓦特先生給交通上以莫大的貢獻，却基原於為人忽視的沸水掀去壺蓋那一點小事情上，倫塞先生給化學原素發見上以絕大的助力，却在於不為人注意的由空氣取氮較由安摩尼亞取氮每一立公升重量之差為百分之五那一點小數量上。瓦特詳究微末，認識蒸汽的力量，倫塞詳究微末，發見氫素的存在；在人類幸遇上，都是有極大關係。我們察知科學精神中這種特點，該留意於微末而勿為微末所傷！「一滴水。一粒沙，為海洋，為地孔嘉」，慎之哉！

(六) 設論的審慎 科學不僅重視事實的發見和堆積，尤其重視從實驗而得的定律，使以一貫意旨，將事實排成恰當的次序。所以科學上設論的價值極高，但治科學者決不因設論之有價值而故為迎合心理率爾創製，也決不願以半生半熟的論斷，以自圓其說的口吻，聳人聽聞。設論之使命非常偉大，其本身具有創造能力，能領導我們到新場合去，能指導我們發見新系統的方法。設論之正確與否，該以實驗為斷。實驗證明了設論之無誤，設論之發榮滋長，自在意中，不然，設論即當毀滅。科學者體認設論之價值而預防設論毀滅時影響之大，所以就是有許多事實羅列在眼前，也不輕於設論，也不輕易下斷；至於架空構虛，絕無其事，且引為大戒。赫胥黎先生在達爾文物種原始未問世前，以為

關於種變的證據不充分和種變原因的說明沒有一個能正確的解釋這些現象，所以著實懷疑達爾文的學說，便是設論審慎的絕好榜樣。這種精神，正是「目下任意創作標語」的對症妙藥。

(七) 取捨的果斷 什麼材料，都好作科學研究的對象。但當研究時，要把眼前材料，全部生吞活剝下去，或者消化一部分囫圇吞棗一部分，都非科學所許。科學研究者因真實精確之企求重於一般事物的囊括，所以寧擇定較小的範圍，而為接近真理的起點。科學的範圍越大，科學的進步越快，科學的學理越多而新，而治科學者所觸及所親近的領域反而越渺小。不在博而在精，要從博中取精，是治科學的人所信以為座右銘的。所以治科學者，對於取捨之間，不惟有極精微的界限，而且具有極迅速的果斷。應取者取，取而不傷廉，應捨者捨，捨而不傷儉。一取一捨，祇有一個目的，就是要接近真理，要截斷所以使他遠離真理的力量，換句話說，就是要率循人性以發見與接近宇宙性。科學者不僅對研究的對象，抱如此的態度，就是對本來認為有價值的學說，也抱着這樣的態度。不是沉迷於某一學說，而排一切新學說於耳外，却欲細心體會新學說之是否更近真理而毅然決定對於原所信奉的學說或取或捨的態度。我們知道以比較解剖學創始者著名之法人畢維爾，對於動物解剖，規模既大，野心更熾，然亦蒙「細微之處疏忽不免」之譏，而且他僅致力於動物，未聞將取宇宙間之所有事件一一研究而不肯作一絲毫之捨棄呢！這足以證明取捨必須果斷的精神在科學中的重要。(未完)

X X X X X X



亨利福特的人生哲學

S. J. SKOLLE
澄宇譯

亨利·福特坐在一間寬敞的辦公室裏談話。這間辦公室並不是他自己的。他在提爾遜公司裏面，聽受隨意的走進這間或那間辦公室，隨意的坐下來面談。這時候，他把坐椅的靠背倚着牆壁，一隻腳擱在橫檯上，一隻腳放在地板上。雙手——他的手就跟藝術家的手一樣瘦小，一舉富有敏感——抱着膝蓋，但亦並不老是保持着固定的姿勢。有時一隻手抬了起來，托着頰部；有時隨着講話的語氣，兩手不停地舞動；有時又會緊握着拳頭，把大姆指壓在拳頭裏面。

從他的姿態和談話中間，我們很容易聯想到一般業餘的哲學家，在村店的爐火旁邊，圍坐着閒談的情景。亨利·福特就像這些哲學家一樣，充滿着美國人所特有的精明的氣派，同時卻又顯露出玄奧的神情。唯物與唯心的潮流匯集在他的一身，形成一種不可思議的交感。

他是世界巨富之一，然而不重視金錢；他是當今機器時代的領袖，然而極富於神祕主義的色彩；他雖不起藝術，然而對古物收集非常熱心；他認為慈善是無聊，然而他却用別的方式來行善；有人說他是勞工的敵人，有人却說他是勞工的好友。

他的事業使舊式的馬車日漸淘汰，可是他本人

極力讚美有蓋的四輪車。他說，四輪車是運輸發明史上的一個必經的階段，很值得珍惜。他表面上缺乏同情，實際上却不惜劃出三百畝地，種植穀物，作為栗鼠們的食料；金絲雀在他的屋內的橫檯上搭了巢，他就會禁止人家走進這間屋子。他鄙棄風雅，可是他時常邀着朋友，在他手創的村莊上遊覽。他把這座村莊叫作「綠野村」，周圍三百多畝空地，多是美輪美奐的建築，其中有一座叫「愛狄生實驗室」，此外亦都銜以自己心折的古人的名字。他是萬千矛盾的合體，他在不一貫的行為上表現着一貫的體系；他把工業製造的過程納成一種公式，可是他總說自己的生活並無呆板規律或計劃。

他說：「盡力做你的工作，不要高談闊論，這是處世的良法。你即便和人家辯論，亦不可因此而和人家爭吵；假如你能做某件事，你就做；假如不能，就等着，待你能做時再做。」

「我誠懇的告訴你，在我一生的事業裏面，金錢祇是一種副產品。我從來不把牠放在心上但我亦常有一種潛意識的信仰，覺得我們只要做有益的事，就決不會徒勞無功。我們所做的事既然有益，結果有一種更高的天然律會來報答我們。我以前在農場上服務，隨後又做過打穀機的修理匠和鋸木廠的技師，在這很長的時間裏面，我所得到的各種經

驗，便是我有生以來的最大的酬報。我想，就現在這個世界而論，經驗總還依舊是極可貴的東西吧。我們的生活的目的，無非是在獲取經驗，及幫助別人獲取經驗。我們有許多東西往往被人剝奪，經驗却永遠是我們的。」

「不，我對於自己的生活，從未定過任何種規律。向前邁進，做你應做的工作——這便是很好的規律。今天的事我們還不能知道，我們那能預定明天的活動呢？」

「我倦了就睡，休息够了就起身，餓了就喫。每晚十點鐘，是我就寢的時間。這個習慣已經養成了好多年，但偶爾亦有例外。凡是這一類的事情，各人都得自己安排得妥貼。我們應該知道，缺少休息與飲食過度，無論在肉體上或精神上都是有害無益的。」

福特認為飲食宜簡單。常每天兩餐——一次在公司裏，一次在家裏。他覺得用膳不必有定時，餓了才喫，要比因用膳時候到了才吃來得有益。

福特君的身材很瘦小，可說沒有一點滴血肉是多餘的。他的生活習慣，和他的體格大約很有些關係。他瘦小，可是充滿着活力，行動很活潑，步調很輕快。他似乎有一種決定的力，能够克服一切的障礙，然而這種推着牠前進的力却並不是從肉體上發生出來的，而是從神經中樞發生出來的。

福特的飲食起居雖說沒有定時，可是每天八點鐘左右，他就進廠了；假如廠內並無重大的事，需要親理，便漫步到鄉村小學裏面，看許多孩子們上課。直到五點或五點以後，才回家休息。（譯自紐約太晤士報週刊）



歐洲的一人外交

奧格爾著
沈逸君譯

目前歐洲的國際關係，業已進入一人外交的時代。最近張伯倫的親自出馬，赴德折衝，即可證明在現代的國際關係裏面，凡是比較重要的事件，大半都由各國的實際負責人直接交涉，這種趨勢，普通的人們或許到現在才知道，但少數精明的觀察家却早就了然於胸中了。

只見獨裁國家的元首會干涉外交行政，殊不知英國外務部的全權，亦操在首相一個人手裏。至於民主的法國，重要的外交案件亦由內閣總理一手包辦，例如張伯倫與希特勒的會晤，即由達拉第作最重要的中間人。無論是集權國家或民主國家，外長的地位均已一落千丈，變成各該國元首的幕僚了。

路易十五時代的復活

這樣看來，現在是回復到法王路易十五的時代了。我們知道，路易十五是最善於使用表裏外交的技術的，他每次任命一個駐外公使，同時總要派一個心腹人隨行。這種風氣之所以會復見於今日，主要原因自是一般政治家本能地不願意世人藉新聞的報道，窺悉外交的內幕。而各民主政府為與獨裁政府齊驅並駕，遂亦不得不模仿獨裁者的親理萬幾的方法。就現在情勢觀之，各國政治領袖都在設法使民衆只注意表面上的外交活動，而所有重要的談話則全在幕後舉行。這里，我們且再舉一個例來證明。三天前法國軍事專家抵達唐寧街的消息，曾吸

引着全世界人士的注意，而實際上英法談話的重心，據我們所知，却是商量張伯倫訪希特勒的問題。

若說現在的歐洲是受着四強協定的統治，那未免是看錯了事實的真象；我們要知道，歐陸的大局，多半要看張伯倫、達拉第、希特勒和莫索里尼四人的意見是否一致，或是否分歧而轉移的。

就英國而論，這種一人外交的方式，在莫義協定進行的時候即已略見端倪，我們敢大膽的這樣說：當時張伯倫與莫索里尼若無直接的晤談，莫義協定恐怕不一定就會實現。大家只知道張伯倫和莫索里尼爲着這個問題，會屢有函件往還，交換意見，但其餘許多藏在幕後的秘密消息，有誰探悉呢？

連外部亦變成了局外人

前些年，達拉第曾公佈一個秘密，說明他安排張伯倫與希特勒會晤的經過。據他自己說，爲着這個問題，他曾直接在倫敦與張伯倫作過秘密的談話，當時法國外交部和法國駐英大使都沒知道，直到問題決定之後，才得知底蘊，然已經是時隔多日了。現在，我們再略述這一次張伯倫親自到德國去握着特勒的虎鬚的經過。

張伯倫動身的時候，只有威爾遜爵士和外務部的一位低級職員隨行。威爾遜爵士名義上是政府的工業顧問，實際上却是張伯倫的私人秘書，現在這種一人外交的時代裏面，這位忠實的爵士却佔着很

重要的地位的。

張伯倫與希特勒會晤時，並沒有第三者在場。在兩位巨頭的談話的真相，一直保持着極深的秘密，後來報紙上雖略有披露，亦僅適可而止。職業的外交家們擊首登額，一般民衆却毫不以為奇怪呢。

由於這種新方式之適用於國際舞臺，便產生一種新類型外交人才的需要。新的需要產生之後，跟着自會有新的供給，非正統的外交方式既已流行，一般和外交界並無關係的外交家亦就應運而起了。

這些外交專家，其實各有其本來的職業。他們大多是機緣湊巧，遇見實際負責外交責任的人，因而得參與其事；否則亦總是自告奮勇，想藉此以舒展陰險狡詐的幹才的。其中最優秀的一種，往往以折衝樽俎爲榮耀，而並不接受津貼或薪金。

新聞記者閱人最多，人情世故的經驗最富，同時亦最適合外交的需要。法國政治家即會任用某新聞記者，託他協助對德關係的調整工作，而法德當局之所以會漸漸接近，彼此交換意見，實以這位記者之力居多。又如張伯倫與莫索里尼的關係，亦全賴一位老寡婦，——奧斯丁張伯倫夫人——從事拉攏。希特勒遇有秘密的案件，亦總由他的副官魏特曼代辦。世界上類於這種的人物，實在還多得很多。若干年後，當現在認爲極重要的事件，已經變成了歷史上的陳跡，而一般執政者又容許人們對於現在的人物與理想作公正批評的時候，我想，現在所流行的一人外交的內幕，總會有歷史家把他揭發出來的。但就目前而論，所有關心國際政治的人却都想探悉國際政治舞臺上的實情，除非他們能知道現在的外交政策，大半是操在張伯倫希特勒等「絕緣個人」的手裏。（譯自紐約太陽報）



上海血街上的混戰

基督科學報

上海的朱葆三路，乃是有名的「血街」，各國

水兵常在那裏大打出手。本月五日路透電：「法義水兵昨又在朱葆三路發生衝突，英美水兵後亦捲入混戰，一時事態極為嚴重，後經大隊法租界巡捕趕到後，秩序始行恢復。據朱葆三路咖啡館林立，原為各國水兵出入之所。昨晚十時，有義大利水兵對法義水兵高呼「都尼斯」「科西嘉」，「按：此為法義兩國最近爭執所由發生之地名」。并對英國水兵出言不遜，致起衝突，英國水兵亦幸入在內，一時演成混戰局面，事態似極嚴重。當衝突激烈時，有義大利水兵一隊，乘敵車開到，臨時加入混戰，鐵棍齊飛，法兵及巡捕無法處置，乃對準咖啡館天花板鳴槍甘響，同時大隊巡捕擁擠到，直至深夜一時，秩序方始恢復，所有咖啡館一律打烊。當義大利水兵鬧鬧後，（義水兵擊傷巡捕房外籍巡官二人，兩家咖啡館之玻璃窗亦被擊破）即上車企圖逃走，法租界巡捕當即取出手槍勒令停車，當時義大利水兵亦全副武裝，故情勢極端嚴重，後經水兵卒服從命令，故幸而事態並未擴大。此次衝突結果受傷者有法籍巡捕二人，俄籍巡官一人，華籍巡捕三人，巡捕先後逮捕七人。關於衝突情形，各方報告極不一致。又此次衝突時，英法水兵，陣亡一致，對抗義水兵。」其實血街上的混戰，正不止這一次而已。茲將基督科學報所載與此有關之一文，譯載於

亦一趣事也。

（編者）

上海真是個最有去處的城市，牠有四種特產，世界上別的都市是再也產不出來的。

（一）在所有的都市裏面，只有上海的茶舞會直舞到深夜，晚餐舞會直舞到天明。（二）上海有一種叫作「夜遊團」的組織，裏面全是些老牌白相人，你要在早餐以前回家休息，他們就會說你有些乏；這些白相人在上海，亦足以使上海自豪。（三）再者，外國人如果想喝「虹口燒酒」，也得到上海去喝——這是一種沒有釀熟就出甕的酒，性道之烈差不多比炸彈還厲害，酒店主人不消說是虹口區的日本紳士，他們個個帶着生意眼，無非藉藉此發一筆財。（四）最後，上海還有一條「血街」，挺出名的，就在法租界邊上，只要外國的兵艦一開進黃浦，血街便會變成水兵們大打出手的所在。

我在亞洲旅行時，曾喝過兩次虹口燒酒，每次總喝得酩酊大醉隔了兩三點鐘醒轉來，只見自己直挺挺的睡在中國警察局的硬板牀上，原來是些要好的警察見我醉得不成個樣子，就把我帶到這裏。經過這第二回的經驗後，我就明白自己和「虹口燒酒」實在無緣，因此便決定去賞一賞「東方啤酒」的滋味，東方啤酒乃印度巡捕們的恩物，三分之一和着燒酒，三分之一和着柑香酒，會喝的人喝

了亦不算什麼，可是新牌酒鬼却只要吸上三四口，就只有躺着不動的分兒了。

不過我仍要給虹口燒酒說幾句好話。牠有牠的用途。你把一杯虹口燒酒攪入幾滴石炭水，在自己家裏略喝一兩口，亦未嘗沒有驅病除邪的功效，我甚至聽說有幾位白種人，一氣喝了兩杯，還依然神清氣爽，後來仔細打聽，才知道他們在喝酒以前，都先喝了一兩橄欖油的——喝了橄欖油就不會有飄飄然的感覺，而飄飄然的感覺正是蘇彝士運河以東的一帶人所最覺得舒服的，如此看來，這幾位白種人亦不好算喝酒的能手了。

說得更確切些，「血街」便是朱葆三路。在上海這個最富國際性的都市裏面，朱葆三路是一條最富國際性的街。那邊多的是酒樓菜館，你要老老實實的玩一陣，有；你要見識些異樣的事，亦有——而且異樣的事確乎時常在發生。只要四五國兵艦同時開到上海，血街的巡捕就有錢可賺了。

我且舉一個例吧。當阿比西尼亞問題在國聯裏鬧得不可開交的時候，血街上就發生一件案子，一個義大利水兵控告一個英國水手，說是他拐走了他的女友。當時有些義大利水兵就向英國水手們說，足見英國水手若要找個把女朋友玩玩，還得請教他們，這一下正打着了英國水手們的心，結果亦就提出幾句經心結搆的話，擺作還禮，并且分手的時候，還和義大利水兵們約定在第二天晚上大打出手。法租界當局聽到這個風聲，立刻就佈下了天羅地網，第二天晚上，英義兩方的鬥士，各自帶着自已的天仙女友，來到血街，正要動手時，安南巡捕却把所有的酒館都關了門，不過話雖如此說，安南

阿比西尼亞在抗戰中

雷諾著
文光譯

法國反法西斯雜誌「L'Esprit」的特派記者雷諾，經過他人所未曾經歷過的道路，進入阿比西尼亞。他是經過英國屬地克尼亞進入阿比西尼亞南方區域的；意大利的污跡，還沒插進這個地域。

這位法國記者一到阿比西尼亞內地的時候，把某一前任阿比西尼亞大臣的介紹信拿出來。這些地方的官憲和人民，對意大利人繼續進行着戰爭，他們對於去游歷的外人，很不信任。雷諾經過長久努力之後，才獲得視察這個阿比西尼亞獨立區的可能。

「獨立的阿比西尼亞還存在着，雖有她自己的首都——哥列。」雷諾這樣寫着。

下面是雷諾的旅行日記，其要點是這樣：

四月一日

阿比西尼亞人現在明白：與意大利開戰的時期，他們的行動是有欠缺的。他們那時是和武裝着最現代的武器的意大利人作頑強的戰鬥；他們現在却進行可怕的阿非利加式的游擊戰爭了。這個國家裏，四處是高山峻嶺夾着闊江大河，特別便於進行游擊戰爭。

游擊戰鬥的方法，簡單而有實效。他們用五十人左右的不大部隊，衝進意大利人占領的地帶。所衝進的地帶，大多是國內的中心大城市或是中心城市的近郊。游擊隊在那裏把發物根本消滅，把牲畜或趕走，或殺死。這是非常狡猾的戰略。我們要曉得，照法西斯領袖的意思，八萬左右的佔領軍必須靠征服國家來供給給養的。某些地方，意大利駐軍的情形，便慘到甚至要靠飛機運糧來做給養。

四月三日

(編者)

意大利人為報復遊擊隊昨夜所施行的破壞，今天派來六架重轟炸機。他們在很高的高空向全區任意擲下大小不同的炸彈。炸彈向林中的隙地擲下。樹木倒下發出可怕的響聲。當飛機飛走後，我們到被轟炸區看看。我們找到一個拾取樹枝的女子，炸彈只剩下紅色的肉片雜着樹枝了。旁邊站着三個嚇昏了的三個小孩。近旁更有幾隻打死的羚羊。

突然，嚮導者格桑拉我的手：
「快些，到這裏來！」

飛機又回來了。我有些狐疑，為什麼我的嚮導者把我領到山頂上去找避難所。後來我才明白，這次所擲的炸彈並不是爆炸物。上面發着可怕的響聲，有冷氣向我襲來，原來撒下了毒瓦斯。我的同行者，被經驗飽實得嚇住了，知道只有高地才可以防禦瓦斯而保障安全。(下期續完)

巡捕雖然來得快，却依舊有一兩個英國鬥士進了醫院，而且據說進院之後，院外還給義大利鬥士們等候着呢。這麼一來，上海不是要變成一座極有趣味的國際戰爭的舞台了嗎？總算好，虧得一位義大利水兵出來幽默了一下，叫一場風波平息下去的。

這位高貴的法西斯信徒問道：「只要義大利和英國的兵艦不怕敢不起，血街上的女兒們就不怕會沒有，何苦要爭風吃醋呢？」

出事的第二天，五六個露着牙的義大利水兵來到醫院裏，慰問受傷的英國水手——還帶幾罐可憐的鮮花！上海笑了，英國水手們也笑了！國際糾紛，從此煙消雲散。血街重新過着地排難解紛的日子，也重張開着錢袋向各國（無論是國聯會員國或非會員國）的水手們要錢。

血街上人儘管多，然而不很看見日本人的足跡。因為日本人在虹口，可去的地方實在不少。而且他們的酒量，比起外國人來真有小巫大巫之別。這是不够面子的，而面子正是日本人最寶貴的東西。而且，便是僅以喝茶著名的中國人的酒量，也比一般的大和族的子孫來得強。不久以前，東京方面盛傳一個故事，說是「滿洲」（這勇敢的新國家呵）的一位張伯倫首相（當然是一位中國紳士咯！）即會和日本的前任首相賭喝過威士忌的！

哈哈！日本的面子真精糕！不到兩個鐘頭，日本首相就託辭離席，只落得受盡九千萬大和民族的子孫們的奚落，而錦標亦也落在中國人手裏。

第二天有人去看首相，首相慨然說：在競賽以前的一刹那，他還覺得滿有把握的，而結果如此，真叫他糊塗起來了。(完)

你由信不信

本報曾懸
係摘錄外
國文及港
港兩地報
章雜誌中
之名貴新
聞而為內
地報紙所
未登載者
惟其可信
與否則本
刊不能確
說請讀者
以常識判
斷之可也

軍火經緬甸來

華

東京國民新聞載稱：十月間美國運華之軍火達四百萬美金，咸由東印度羣島安南緬甸等處輸入中國云。又稱：美國軍火時繞道他國運往中國。十月份內美國出口軍火共達七百二十萬六千美金，其中有百分之六十係運往東印度。其中大半係轉運至安南或緬甸再運往中國云。（十一，十八，香港英文報）

日本方面傳出消息，謂有英國輪船一艘，自蘇聯奧特沙港裝載軍械彈藥共六千噸前往遠東，頃已駛達英屬緬甸仰光港，即當以之轉運中國。英國負責人士頃加以否認云：此項輪船乃係德國利克茂航業公司所屬之貝脫蘭號，其所載軍火，并有德國所造猛烈炸藥在內。該輪於駛抵仰光港之後，即當溯伊洛瓦底江北上以達孟連蘭港，即在該處卸運軍火，俾北經由巴靈運往中國雲南省。外間不察，竟誤指為英國輪船，實則此種消息，即使不訛，亦不足怪。蓋以英國政府雖不以軍火運往中國，但各私營航業公司之與中國交易者，實難加以禁止故也云。（十一，廿三，上海新聞報）

吳佩孚將出山耶

敵方對將來政局意見，頗不一致。喜多寺內一派，仍主張支撐王克敏，維持現局；土肥原等一派，則主張起用吳佩孚，重成新局面；阪西則主張捧出新雲鵬，並主張新政吳軍；土肥原則主張以吳為大總統；寺內對起用吳亦不反對，但主張吳以綏靖委員會委員長之職，負責地方治安。吳對此尙不能同意。土肥原與吳談判時，希望局面揭開後，每省練新兵二十萬，由吳統率，日方僅負責前衛之責云。吳最近將有通電發表傳吳任傀儡時說書長已內定將雁行担任。

吳佩孚不出山耶

此間盛傳吳佩孚已避入美大使館內；惟美使館方面則堅決否認。據確息：日方企圖組織聯邦政府之計劃，已因吳佩孚突然改變態度而遭告頓挫。（十二，四，上海中美日報）

美國之作戰必需品

美國雖係世界上最能自給之國，却亦缺乏作戰所必需之二十一種物品，其中錫，雅片，生絲，錫四種，均仰給於中國。椰子核係來自非列賓羣島，馬來半島。錫則由印度供給一部份。其他如鉛，鋸，咖啡，皮革，磷，芋藤，雲母，鏡，眼鏡片，水晶，水銀，金雞納霜，橡皮，錫，羊毛十五種，雖有為國內所大宗出產者，但按之陸軍部所定計劃，不敷甚巨。陸軍部已與財政部麻藥管理局商定辦法，所有沒收之烟土均予以貯藏，以備戰時作為醫藥之用，同時並準備在戰時大量購進之。至以吾國

生絲而論，目下大部份雖在日軍控制之下，但在戰爭時美國仍當向中國大批購買。緣生絲代替物已經美國海陸軍部加以試驗，均認為惟有真絲最適宜於製造飛行降落傘與大藥袋。反之，人造絲過於笨重，又難引火，且留有餘燼，此於砲兵甚屬危險云。（上海文匯報）

日寇酷刑慘絕人寰

「胡春水述其經過云：『取出一種刑具，係一長約五尺寬約三尺六七木板一方，上有四塊鋸齒狀木墊，並有四條皮帶。日本人強我脫光衣服，逼我爬在板上，將我膝蓋及肘端放正於木墊上，然後用皮帶束緊，使我不得轉動，木墊鋸齒，漸次嵌入肉中，痛不可當；若少動移，愈難挨忍。渠等即以皮靴踢我臀部，我身軀略一悠動，膝肘乃如刀割，痛極大喊，日人不顧，分持皮鞭木棒，如鐵匠之擊鐵，此起彼落，向我脊背及兩膝兩肘大打，痛澈心髓。……』

……渠厥兩次，被以冷水噴醒……渠等則擦火柴，擲在我尻中或臂孔內，火着皮膚燃燒的「吃」發聲，痛得我聲嘶力竭，氣息就微。日人慘忍萬分，不少見憐，仍繼續揚火柴及香烟頭不已，燒的我喊聲皆無，入暈迷始罷手。噴水醒後，使我略獲喘息，復又訊我。……計早九時被訊，午前遭棒打，午後二時被訊。……則上木板，燒打至晚七時停刑……」

（按上文申報駐津記者王研石君所著「被日寇囚繫牛載記」中之一段。王君在抗戰前曾遭日寇所忌，被捕拘禁於津日憲兵司令部中，達半年之久，其中作囚作奴，受盡人間痛苦，該書即為其在獄中慘痛經歷的忠實記錄，兼當時在押的一般人情況也。）